

在意识之流中捕捉心灵的闪光

——论弗·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回忆瞬间及其绘画美学

周晓岚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内容提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一位极具才华且富于创新精神的小说大师。她用全部生命作为体验, 不断标新立异, 探索和革新小说的形式和技巧。在她的代表作《到灯塔去》中, 伍尔夫吸收了印象派与后印象派绘画的美学观念, 利用各个人物共同拥有的回忆片断来作为疏离的个体与时刻之间的无形连接, 从而完美地呈现出了她所强调的个人意识的“发光的套子”中的生活。

[关键词] 伍尔夫;《到灯塔去》;绘画;回忆瞬间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27(2007)01-0092-03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都在探索和尝试新的写作技巧。她试图用她的小说之网抓住她所观察到的生命的微妙的真实并以最佳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为了能够非常真实生动地把内在的现实描绘出来, 伍尔夫在自己的创作中抛开了二十世纪初期威尔斯、本内特和高尔斯华绥所使用的通过小说情节对于人物社会活动进行的自然主义描写方法, 抛开了“带着特定观点进行理性主义叙述”的传统小说模式, 而把探索的笔触指向人物丰富多变的情绪, 淡化小说情节, 着重于细致的心理描写, 以此来体悟人物的“内心真实”, 发现时代精神。她在《现代小说》中呼吁“让我们在那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的时候, 按照落下的顺序把他们记录下来, 让我们描出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的(不管表面上看来多么互无关系, 全不连贯)痕迹吧”。

然而, 伍尔夫在写作过程中还是遇到了难题——小说家在着重描述日常琐事的时候怎样才能激发起读者的情感并使之成为角色所吸引, 小说家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小说结构来使小说具有组织性且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伍尔夫于是转向其他的艺术领域寻求灵感, 吸收各种理论营养并为之所用。由于从小就生活在文艺氛围很浓的环境中, 伍尔夫很自然地绘画艺术中获得了灵感并创造性地将其融入到文学当中。在《到灯塔去》中, 伍尔夫汲取了印象主义与后印象主义绘画的营养, 并将其转换成文字格式来当作小说中回忆的本质。她深入到人物意识的深层, 使用回忆打断时间来放弃传统叙述方式和拼贴故事情节, 生动捕捉瞬间回忆刻画在文字里, 并以色彩感官描述来创造鲜明视觉的回忆场景。通过这种文学与绘画艺术的嫁接, 伍尔夫不但忠实地呈现了小说人物的心理状态, 而且使读者在读完作品的时候, 对小说家以空间形式完成的东西有了一个更为理性的认识。

《到灯塔去》通常被认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出色的作品。整部小说分为“窗”、“岁月流逝”、“灯塔”三个部分; 没有核心的情节事件, 也没有故事之间的线形联系, 却写得井然有序, 丝丝入扣。在传统文学看不见任何故事性的地方, 在被以往的作家审视的目光忽略的地方, 伍尔夫发现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她用细腻的笔触, 表现了人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和丰富, 以及其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伍尔夫的这一小说创作理念极大地背离了传统的叙述方式, 然而却顺应了时代的变迁, 体现了新的生活经验和时代主题。随着人们对于人类意识研究的不断深入,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的巨大变革, 人的心灵的无序性复杂性已经被意识到, 那种符合逻辑程序的叙事结构已不能够对这种心理流程准确地加以表现。而要表现更高水平的真实, 就必须把意识流程的混乱无序状态揭示出来, 揭示出人们在思想和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下所产生的浓重的孤独感、空虚感和异化感, 从而真实地呈现现代心灵对变化中的客观世界的反应和感受。

在伍尔夫看来, 文学的真实不是客观真实, 而是内在的真实。传统文学把人的心灵世界整理为有序的逻辑世界, 恰恰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 把心灵世界的纷繁景象极大的简化了。伍尔夫因此极力反对用传统的自然主义的框框描绘生活表象, 而强调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和印象, 强调瞬间的印象和对过去的回忆。她意识到艺术的任务不是给生活提供一个自然主义式的“复制品”, 而是要揭示人对生活的想象、理解和感悟。于是在《到灯塔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在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无序状态下人们心灵所遭受的变异。然而这并不是伍尔夫在探索过程中希望达到的最终目标。相反, 小说应该在赋予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历程以丰富的思

想内涵和触动人心的巨大感染力的同时，焕发出新颖、夺目的光辉；小说不应以消极绝望作为主旋律，疏离与孤立的个体之间其实充满了广袤而深沉的友爱与亲情。为了完美地体现她的文学理念，伍尔夫将触角伸向了文学以外更为宽广的艺术领域。

由于从小就生活在文艺潮流和亲友艺术趣味的氛围中，伍尔夫的创作从绘画艺术中受到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是很自然的事。而在当时，一群在艺术上要求革新的艺术青年在遵循写实主义模仿写实的基础上发起了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艺术革新，从而使绘画作品进一步摆脱了对历史、神话、宗教等题材的依赖，摆脱了讲述故事的传统方式。他们大胆抛弃了长久沿袭的公认的艺术理念、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纷纷离开了沉闷的画室，走上街头，奔向海滩，投身原野和乡村，用自己的目光，凭自己的心灵，感受和摄取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以直接写生的方式捕捉自然界动人的瞬间印象，描绘自然万千景象的精彩。这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象主义运动。之后的后印象主义绘画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艺术应忠实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应当以艺术家的主观情感去改造客观形象，表现主观化了的客观。这两大艺术流派及其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伍尔夫的文学创作灵感。她勇敢地萃取了这一艺术领域的重要美学精华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她的小说创作当中。

伍尔夫在她的代表作《到灯塔去》中就大胆地利用了回忆的流动性捕捉生命的瞬间并真实地从光和色的角度认识和再现世界大战后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以及在这一表象背后人与人之间无形的关爱和温情。

二

当伍尔夫决定选取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来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她同时也意识到了技巧革新的必要性——没有高潮或危机时刻而单纯对日常生活的记录全然不能反映出小说的主题。我们不难想象一篇堆砌了无数生活细节的故事将会多么使人生厌，更不用说激励和启发读者了。面对这个问题，伍尔夫结合了印象派与后印象派两种相异的艺术理念——既重视物体的感官呈现又关注作品能否激起读者的情感——对回忆展开描述从而使读者很明显地感受到人物内心在时空间的转化以及生动而强烈的回忆过程。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打通了文学和绘画的艺术界限，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具有特殊艺术意味的典型的回忆瞬间，通过内心分析捕捉到意识之流中闪耀的波浪及心灵的闪光。

整部作品中，除了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的基本情节外，读者很难再找到其它更多的情节。伍尔夫不断地通过回忆过去片断深入到人物内心的深处，通过回忆的流动性来打断固有的时间顺序，力求真实地描绘出人物的内心状态。在回忆中，时空界限完全被打破，思绪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反复穿梭。例如小说中，丽莉坐在草坪边缘，问卡迈克尔先生：“你还记得昔日的情景吗？”随后作者不惜笔墨记述了丽莉心中对往昔的回忆。她“想起了拉姆奇夫人坐在海滩的情景”，“想起了雷莱夫妇”，“回想起她自己与威廉·班克斯游览汉普顿宫廷”的情景。后来，丽莉边作画边回忆。此时，回忆不仅向读者展示

出过去十年中小说人物所经历的变故，将读者带向对往事的真实记忆中，而且回忆对于当前情节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当她用画笔去蘸蓝色的颜料时，她也在笔端上蘸满了往昔的回忆。”于是，读者不断地被带入过去，又不断地回到现实。

伍尔夫小说中的每一个回忆片断都是对短暂时光的一种独特印象。它们作为各个孤立的个体是最短暂的同时也最能够反映生活的变幻无常。叙述过程中回忆的不断侵入可以看作是伍尔夫描述整个世界表面上支离破碎、变幻无常的一种主要手段。这种回忆瞬间的使得伍尔夫的小说捉摸不定，生动新颖。

受印象派绘画的影响，伍尔夫的感觉变得及其灵敏细腻。这种精细入微的感觉在她的小说中处处表现出来。因此，福斯特说：“她的感觉既精细入微又包罗万象、给她带来了关于外部世界的第一手消息。我们应该感谢他，他提醒了我们是觉的重要性。”优秀的小说家通过用生动的笔触能让读者看到、闻到、听到、甚至触摸到他们所描述的事物，而不仅仅局限于画笔所能展现的彩色画面。在伍尔夫看来，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吸引小说家的都是涉及诸如味道、声音、活动等感官体验的事。只有当与这些感觉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回忆的瞬间才能更真实地被呈现出来。尽管记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的而非物理的体验，但伍尔夫相信它仍然不能与身体割裂开来。在《到灯塔去》的第一部分中，拉姆齐夫人对于曼宁一家的追忆二十年后仍然历历在目。

“我上次见到他，一定是十五——不，二十年前，”……噢，一切都历历在目，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当年我们一起在河上划船，觉得凉飕飕的……她永远都忘不了，当时赫伯特用茶匙在堤岸上杀死了一只蜜蜂！……（《到灯塔去》，P91）

伍尔夫的小说之所以极富表现力，是因为她同时具有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眼光。为了激发读者的情感，伍尔夫又特别强调了作品与读者间的共鸣。她把日常琐事转化为回忆的瞬间，让小说人物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过去，情感的回应因此赋予了回忆更为深刻的意义。

通往过去的大门一旦开启，情感——人物当时的感受或者他们现在对于过去的感受——自然流露出来。在《到灯塔去》中的“岁月流逝”一章，当麦克奈布太太重回拉姆齐夫人曾经度夏的别墅时，她看到“那身影儿缥缈闪烁，忽隐忽现，就像一道黄色的光束或望远镜末段的光圈，以为披着灰色斗篷的夫人，弯腰俯视她的花圃，在屋里来回徘徊，越过卧室的板壁，来到了梳妆台跟前，走过了脸盆架。”（《到灯塔去》，P145）对麦克奈布太太来说，尽管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是强烈的，但她对于过去的依恋使得她对过去的记忆一直历历在目。尽管文字并没有表达出太强烈的情感，但读者仍能察觉到字里行间所萦绕的失落感——灰色斗篷依旧，夫人却永远地离去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捕捉人物一刹那意识流动的能手，而且善于把瞬间的回忆勾画成具有独特意味的生动画面。

三

十九世纪末,印象主义“弃形求光”展开了一场色彩革命。它们细致地观察色彩的千变万化,在画布上分解色彩以求色彩在人的视觉中重新合成的生动效果,达到色彩变化的充分表现。之后,以塞尚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画家又一反印象主义画家的视觉反应,进而走向主观化的色彩运用。他们采用一种符合光学原理的新画法,在光色中捕捉转瞬即逝的视觉形象,重视表现色彩及色彩中赋予人的内在情感,用新的技巧展示了客观精神世界和人们主观精神世界的丰富性。

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中充满了纯粹和明亮的色彩,而伍尔夫作品中的瞬间,尤其是回忆的瞬间,也常常包含了感官对色彩的感悟。伍尔夫用生动的色彩进行描述,使读者感受到其色彩斑斓的回忆画面。

在《到灯塔去》的第二部分,画面上仍是那度夏的别墅,但此时它已经衰败了,曾几何时充满生气和欢笑声的别墅在大战期间只落得人去楼空。因此,画面的色彩以阴暗为主,“黑暗铺天盖地落下。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这洪水般的黑暗。”但是凄凉之中也有战后重聚的欢快。灰暗的底色上也有色彩斑斓:“一盆红红黄黄的大丽花”“秋天的树在黄色的月光下闪烁”“太阳在房间里洒下一条条一块块光影把房间变成一片朦胧的黄色”。

视觉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色彩的使用,因为线条和色彩决定眼睛对视觉对象的感官反应。色彩的魔力来自对视觉感官的诱导、迎合,感官的感受并非纯机械的、客观的,而是富含人的精神与情感的。罗杰·弗莱认为,“视觉艺术应该表达人的想象世界,而不应该成为真实生活的副本。”我们能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看乃至何时去看,所谓客观景物实际上为我们的知觉与时间的流逝所左右。

《到灯塔去》中莉丽这一人物形象的安排让我们看到了伍尔夫在艺术技巧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在莉丽的画中,拉姆齐夫人和小詹姆斯被描绘成了一个紫色的三角形,这让班克斯大为吃惊。

“……不过他但求神似不求形似,她说。那么,为什么要把它画上去呢,他问道。究竟为什么?——在那儿,那个角落里,色彩很明亮;这儿,在这一角,她觉得需要有一点深黯的色彩来衬托,此外别无他意。质朴,明快,平凡,就这么回事儿,班克斯先生很感兴趣。那么它象征着母与子——这是受到普遍尊敬的对象,而这位母亲又以美貌铸成——如此崇高的关系,竟然被简单

地浓缩为一个紫色的阴影,而且毫无亵渎之意,他想,这可耐人寻味。”(《到灯塔去》,P55)

为什么莉丽把拉姆齐母子的坐像画成一个紫色的阴影而毫无亵渎之意?或许这就是莉丽所“集中精神关注的某种更有普遍意义的东西”。(P57) 真实是画家莉丽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则。作为艺术家,莉丽在创作中尊重色彩有如拉姆齐先生尊重事实一样,任何篡改色彩都是不真诚的表现。同时从这一段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绘画原则在作品中的引用:事物的形象被简化为最基本的结构骨架,现实主义的装饰线条和曲折变化都删除了,代之以简单的几何图形。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中也采用了这种方式来排除外部的一切杂质,把客观对象的各个部分重新安排,使其互相补充,形成简洁严密而平衡的整体构图。

正如布卢姆斯伯里的莫蒂默所说,伍尔夫“看到的尽是一块块翠玉和珊瑚,好像整个世界都是宝石镶成的。”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运用富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捕捉到心灵的颤动和闪光,通过光色变化表现了一种可以引起人们感情共鸣和联想的情绪,从而使小说焕发出新颖、夺目的光彩,并赋予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里程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触动人心的巨大感染力。伍尔夫打破了由情节演绎主题的结构模式,为现代人的微妙复杂的经验和感受找到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同时在艺术上开辟了小说形式的无限可能性,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审美功能,从而成就了一条通往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色彩斑斓的通道。

[参考文献]

- [1] Roe, Sue & Sellers, Susa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 Woolf, Virginia. *To the lighthouse*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6.
- [3] 霍世镜译. 论小说与小说家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 [4] 霍世镜. 伍尔夫研究 [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 [5] 刘炳善编. 伍尔夫散文 [C].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 [6] 伍厚恺. 弗吉尼亚·伍尔夫: 存在的瞬间[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 [7] 张中载. 到灯塔去: 一幅有声的画[J]. 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1, 4.

To Catch the Sparkling Moment In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Researches on Moments of Recollection and

the Painting Aesthetics in Virginia Woolf's *To the Lighthouse*

ZHOU Xiao-lan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is a talented master of novel writing with innovative spirit, and she has devoted her whole life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ovel techniques. In her masterpiece *To the Lighthouse*, Woolf assimilates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Impressionism and Post-Impressionism and makes use of shared memories as a means of invisibly connecting isolated individuals and moments. Just by this means, the sparkling moments Woolf has emphasized in the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re perfectly presented before us.

[Key Words] Woolf; *To the Lighthouse*; painting; moments of recollection